



老井

郑义

中原农民出版社

中国乡土小说丛书

老井

郑 义

中原农民出版社

老 井

郑 义

责任编辑 李明性

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东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6 印张 200 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0000册

统一书号10394·11 定价1.65元

内 容 提 要

打了一辈子光棍的老羊户，和一位有男人的女人“打伙计”，“拉边套”，居然也有了自己的接代儿女；一只孤傲忠勇的放羊狗，在和狼豹血战之后，居然也有自己的充满情味的爱情；渴狼与人争水，死人在地下冥婚；山民们一代接一代为找水而作出悲壮的牺牲；男女青年一年复一年为寻求真正的爱情而做着痛苦的梦……——在太行山腹地，一个远村，一口老井，溶现实、历史、神话、传说为一体，伴以曲曲美丽、坦诚得无以伦比的山歌，构成一部耐人寻味的山村历史。

本书收集了著名青年作家郑义的两部中篇小说佳作：《远村》和《老井》。两部小说发表之后，立即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无比喜爱。这是两杯用黄河水和太行山的小米酿造的曲酒，浓冽醇厚，余香悠长。



郑 义

作者小传

郑义，一九四七年出生于四川重庆，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于北京清华附中，一九六八年到山西太行山区插队，六年后到吕梁山煤矿当工人，一九七七年考入晋中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到晋中地区文联工作，一九八四年到大型文学期刊《黄河》编辑部任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文联委员，省作协理事。

打倒“四人帮”前后开始习作。上大学期间发表了处女作《枫》，引起反响。后又发表一批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本。中篇小说《远村》曾获全国奖。

目录

1 远 村

102 . . . 老 井

261 . . . 太行牧歌

一代跋



太阳早已溜山了。太行山的沟沟峁峁，都浮起灰蓝色的暮岚……

“咿——哟！‘黑虎’，咿——哟！”一声声高亢的吆喊，在薄暮寂静的山野里回荡。羊户杨万牛一手拎着两只咩咩乱叫的小羊羔，一手拎着羊鞭羊铲向坡上走去。他不时停下脚步，耸一耸披在肩上的光板老羊皮袄，扭头向黑

牛河对岸的村落大声吆喝。牧羊狗们不知又到甚地方转悠去了。每天一早一晚，是狗们不必跟羊的“自留”时间。它们在村里东家进，西家出，追鸡撵兔，这阵儿耍得正美气哩！

“叮铃铃，叮铃铃……”一群牧羊狗从村里跑出来，悠悠地摇着脖铃，轻快地沿着杨万牛走过的羊肠小路撵上来，一路穿过开满野花的河滩，蹚过清幽幽的黑牛河。初起的夜雾里，依稀闪动着一片白点儿，那是它们涉渡时溅起的水花儿。

跑在最前面的是一只强壮的象小牛犊子大小的黑白花狗“花楞”，大脑袋，宽胸脯，楞头楞脑，浑身是劲。头狗“黑虎”在“花楞”后面懒散而悠闲地跟着，全身漆黑，只有四爪雪白，它个头没“花楞”大，但一双机灵的眼睛，透着拒人千里的冷漠与威严。后面稍远点，是大黄狗“缺耳朵”和大红狗“老财”。一个得名于身经百战，耳朵都被野狼撕掉半只；一个原是慵懒的护院狗，后改行放羊，好吃懒做不爱动，确乎象个老财主。

“哼——哟，黑虎！”羊户又叫了。缺耳朵和老财都加快速度，几步撵过黑虎，紧跟在花楞后面。唯有头狗黑虎还不紧不慢地甩着遑步，落在它们后面几丈之遥。

当狗们沿小路没入半山腰上墨黑墨黑的玉茭地后，在杨庄村口通往河边的斜坡上，又出现了一个高大的人影。他一手拎着羊鞭羊铲，一手拎着件烂羊皮袄儿。也是一个下夜羊户。他叫杨番成，是杨万牛的叔伯侄儿，二十几岁，长得墩墩实实，牛高马大，一如杨万牛的打扮，只是泛着青光的光头上箍的那圈羊肚手巾不是白的，而是花的，也不是平平地盘在头顶，而是歪斜得出格儿，右边才箍着半个脑瓢儿，左边竟套住了大半只耳朵。不知哪辈子兴下的习俗，这大山里的后生们，越是剽悍不羁，这头巾便越歪斜，越花哨，越粗大。杨番成不是那号殷实人家，这几

年学大寨，政治记工，力没少出，工分没多挣。没钱买几条新手巾来箍，便在大花手巾里裹上两条烂手巾板儿，粗大花哨，倒也十分的精神。一条小白狗摇着轻脆的脖铃声在这壮后生前颠颠地跑，不时回头看主人，瞅瞅跑远了，便在路边站下，摇尾等待。

山区土地分散，东一瓢西一碗地挂在黑牛河两岸的山岭上。坡陡路远，大车道又修不上山，送粪几乎不可能。“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于是山民们便不叫羊群下山，天黑前赶进待耕的地里，一夜卧在地里屙屎撒尿。第二天大早，把骡子马儿牵上山，地一耕，羊粪便翻到土里。得咧，瞅明年长好庄稼啦！——几百动千年了，人们管这叫“卧地”。羊儿嘴馋，没饱，半夜里总要爬起来偷吃卧场上下堰地里的庄稼；而出没无常的狼、豹又总在暗夜中觊觎着羊群。——卧地，看庄稼，防狼，这便是下夜羊户与狗群的艰险营生。

把羊群一交代，白日里放羊的羊户们便哼着山曲儿，回村吃晚饭睡觉去了。卧场上，只剩下杨万牛叔侄和狗们。杨万牛把高粱面饼掰成一块一块的，随手扔给狗。狗们扑起来抢食，凶馋异常。

头狗黑虎早已卧好，它从不有失身分地摇尾乞食。一上卧场，它就跟一位老练的下夜羊户一样，先把地形察看一番，瞅准野兽最易偷袭的路径，静静卧下。杨万牛拿着特意给它留下的一块高粱面饼找来了。它正蜷曲着卧在梯田地堰下的一棵小石榆旁。呀呀，到底是俺黑虎！杨万牛一看它卧的地场，不禁暗自赞叹。“黑虎，起来！”他把饼子放到黑虎面前。黑虎只把头抬起来瞅他一眼，又掉过头，依然枕在前爪上，一动不动。

“吃些啦？黑虎，吃些啦！”他轻轻劝慰道，“还能一些些也不吃？真格肚不饥？快，多少吃些！黑夜里还撵狼狐狸哩！”

每顿都是这样！——黑虎从不和狗们一起进食，要单给它留，还要羊户们再三劝。给够了头狗面子，它才爬起来慢条斯理地吃上两口。花楞、缺耳朵、老财抢完食后，都围拢来瞅黑虎吃饼，虽说一个个都馋得涎水直淌，但没有敢伸嘴探舌的。

头狗不是队干部研究、羊户头委派的，它是胆气与利齿的选择。黑虎是只没阉过的公狗，虽不如花楞等阉狗那般肥壮，但每一条筋肉，每一滴血，每一个眼神都透着雄性的强悍与蛮傲。没有谁敢与它抢食，更没有谁敢与它厮咬。在坡上放羊，一出二三十里，不免会遇上邻村羊群，有事没事，狗们总要滚战一番，决一雌雄。黑虎却很孤傲的，从不参战。只有当杨庄的狗群吃败仗时，它才慢慢遛过去，截住追兵，冷冷逼视对手。很少有狗能承受住这令人胆寒的眼神儿。前年春，一大群羊，从平川移上山，路过五凤岭。几声叫阵，花楞便引着杨庄的狗们和人家七八条大狗厮咬开了。黑虎还是老规矩，蹲在一旁观战。只是当杨庄的狗群顶不住，被咬得嗷嗷乱叫，仓皇逃窜时，它才不紧不慢地插过去。山下的头狗是一条正格的狼狗（部队训练军犬时淘汰下来的），尖耳朵，长獠牙，比花楞还高出半头。黑虎截住它冷冷盯它一眼。大狼狗凶凶地咆哮起来。黑虎只好皱起鼻子，龇了龇牙，从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以示警告。大狼狗愣怔一下，大约也瞅出了对手厉害，于是撇开黑虎，向站在它身后的花楞猛扑。就在它闪过黑虎的一瞬间，黑虎凶残异常地一扑，象一条黑色的闪电！狗们还没来得及瞅明白，它已将对手扭翻在地，一口咬住了咽喉……当它满嘴是血地抬头时，其他的狗早就吓得圪夹起尾巴，四蹄翻天地落荒而逃了。黑虎并不追撵，只冷眼瞅瞅蹚过黑牛河狂逃哀嚎的狗群，舔舔自己的伤口，然后踱开懒散的步伐，领上花楞们，朝山顶上自家的羊群跑去。朝天的高高卷起的尾巴，旗旗样地在

风中飘……

黑虎并没把杨万牛给的饼子吃完，吃了一半，便站起来往一边遛达。咽了半天涎水的狗们急急扑上来，吵得人心烦。等羊户们抡起鞭子把它们打散，黑虎才不声不响地遛回来，重新蜷曲着卧好，把它湿漉漉的鼻子指向野兽出没的山口……

杨万牛拎来的两只自留羊羔儿早已吃饱了奶水，卧在母羊腿边甜甜睡了。月光下，几百只羊，均匀地卧在刚刚收割了的麦地里，白花花一片。多半已然睡了，还有些在半睡半醒地磨牙反刍。夜已很深，只有小羊羔在睡梦中撒娇的咩咩声和羊儿受了热的咳嗽喷嚏声，不时打破这荡着麦香的寂静。

“嘶——嘶！讨吃鬼，做甚去！”杨万牛用羊铲撮起块土坷垃向远处砸去。几只嘴馋的山羊悄悄离了群，溜到地边地堰上啃草。“哦——啊——”他大声怪叫着，又掷过去几块土坷垃。偷嘴的山羊们急忙跑回来，只有一只大羴羊还不理不睬。杨万牛拎起鞭子，跑过去狠狠一鞭：“日你的，丢了耳朵咧！”

大羴羊转过身来，一头便把杨万牛抵了个四脚朝天。等他顺手在地里摸了块石头，气急败坏地爬起来时，大羴羊一撅屁股，干脆从高高的地堰上跳到下一块地里，啃起玉茭来。杨万牛把石块举得高高的，但终不敢真砸下去。

“哈哈！羊儿也欺负开你啦？”月儿很亮，番成子瞅得真真的，便在地的一端爽声大笑了。

“今黑夜，这块地不好照看，四处都是庄稼。”杨万牛岔开番成子的话头，自己找台阶下。

“甚的庄稼不庄稼？——说你人吧！大伯，咋就毬儿气成这，连羊也镇服不住咧？”说罢，番成子便抡起羊铲，把一块石子准

准地打在羝羊脖颈上。

羝羊蹦了蹦，然后扭过头来，斜睨着杨番成，一动不动。这是只新近买来的优种长毛种公羊，长得身高体壮，威风凛凛，一对向后盘起的大角竟有小胳膊粗细。它很快斗败了本地羝羊，成了头羊，自以为是羊群的统治者，不服管教，颇瞧不起羊户们的。此时，地边上所有的羝羊，都昂起头，停止反刍，静静地注视着这一场羊户与头羊的争斗。

“狼狐不吃的东西！”番成子恶狠狠地低骂着，撮起一块不小的石头，准备照大羝羊肚子上来一下，起码打它个三天吃不了草！

其时，杨万牛羊铲一挥，一块土坷垃正正地打在大羝羊高高隆起的鼻梁上。大羝羊一惊，愣住了。“呔！还不快些！”随着一声断喝，又一块土坷垃打在羝羊鼻梁上，爆起一片土尘。大羝羊一低头，甩着尾巴，一溜烟跑回群。头羊到底被镇服住了。

呀呀，绝了！番成子暗暗叹服了。绵踢踢的个他，还有这一下子？他哪里知道，杨万牛和羊儿说了一辈子山话，自年轻时就使得一手好铲。不能说百步穿杨，也是指东不打西，把手底下的羊群排治得服服帖帖。有时在村边上放着羊，想回家吃饭了，便把羊铲往庄稼地边一插，脱下件小衫儿往上一挂，头也不回地便是个走。吃完饭抽完烟回来，羊群还乖乖地卧着，不用说偷吃庄稼，就连窝儿也没挪。日久天长，连那羊铲也成了神物，小衫儿也不用挂，不管往哪儿一戳，没有一只羊敢越界一步！只是他那绵软脾性，使他徒有绝技，连对羊儿也让三分。

杨万牛把羊铲往地上一撂，觉得全身疲软。唉唉，还真老了？年岁渐大，使他心灰意懒，与世无争。若不是番成子那番狗眼瞧人低的话和害怕这小子执气把优种公羊打坏，他断不会露这

一手的。

他披着光板老羊皮袄，坐在树棍麻绳绑扎起的简易小马扎上，点了一锅烟。那烟光一闪一闪，把他皱纹纵横的黑脸映得发红，连下巴上那几根稀疏的胡子也变得金黄。一张颧骨突出的瘦长脸，没有特点，没有棱角，正如他绵善疲软的性格。两条微跛的永也伸不直的老寒腿，一双总也睁不大的眯缝眼，两只圆溜溜的招风耳。这一切，都很难使人相信他是个身经百战的老兵。其实，在杨庄，杨万牛是数得着的“老革命”了。土地改革，共产党给他家分了地，他便骑上大牲口，披红挂彩去保卫胜利果实。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当兵吃粮，扛枪打仗。一仗接一仗，一眨巴眼就是几冬几春。那一年，割高粱时节，他回来了，带着一大捧解放战争和入朝作战得的纪念章，带着一双老寒腿和美国炸弹留下的伤疤。爹已下世，小土房上长满了草。相好的姑娘没等住他，嫁了。他撂下背包，爬上五凤岭，到爹爹的坟上坐了坐，回来碾了碾漏雨的土房，磨了磨生锈的镰，支撑起门户，苦熬苦挣。等到两个兄弟都娶了亲，另立起门户，他觉得自己倏然间老了，再不与人们炫耀他的伤疤和那一大捧纪念章。而人们也再不听他那些陈谷子烂糠的故事……

是啊，一切都久远了。生活，就象是一条河，越流越远，越流越慢，越流越平缓。于是那些鲜蹦乱跳的浪花儿和上游长满野花青草的山谷都成了往事。往事是什么？往事犹如一支老山歌，歌词遗忘了，不真切了，但那熟悉的调调总能勾起种种酸一股儿甜一阵儿的回忆。

夜真静。山上，有风，没蚊子。杨万牛郁闷地抽着烟，很想回忆点甚。但脑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心在一种甘苦难辨的情绪中茫然浮动……

夜，太行山的夏夜，缀着露珠儿，浮着雾霭，沁着草坡和庄稼暗绿色的微香。皎洁的月光下，山岭、梯田、树林影影绰绰，宛若一个甜美而混沌的梦。天地安谧而朦胧。一切都睡了，就连黑牛河的涛声和半山腰上照羊的羊户、狗群，都坠入深沉的睡意中。

黑虎耳尖一抖，微微侧过头。深深的、静静的夜里，一个嘶哑的嗓音，捏着女声，在哼一支哀伤的山歌：

情郎得病在东庄，
打扮打扮探情郎，
背过二爹娘。

怀中揣上四样饼，
袖中纳的是闽姜，
汗巾包冰糖。

不走大路走小路，
恨不得一步进病房，
看看奴情郎……

“嘶——嘶！去哪儿？”番成子铲起一块土坷垃，打回一只离群偷嘴的山羊，拽起就要滑下肩的皮袄，半睡半醒地嘟噜道：

“大伯，是又想咱四奎婶啦？等天明了回去，圪楼上好活他一前晌！”

杨万牛半晌没言声，抱着铲棍又忧忧地哼起：

心上呀不好活学上一个唱，
人家呀都说俺们把情妹想……

“咋啦？总唱总唱，又难活甚咧？”杨番成坐得腿脚发木，晃悠悠走过来，递给万牛一根纸烟，又掏出打火机来替他点上。

“唉，刚才一迷糊，梦了个梦……梦见人家给咱养下个大小子，俺把俺妈留下的长命锁给孩孩挂上了……”

“快不用梦这便宜事！跑黑道儿还能留下后根？”番成子挖苦道。

杨万牛没趣地沉默了一会儿，又搭讪道：

“还梦见她病了，浑身冰凉……番成子，你给俺圆圆这梦……天天在一搭，多日子不梦她了……”

“有甚好圆的！不都是反的？病就是没病，冰凉就是热乎乎。——好梦！热被窝等着哩！……嗨嗨，看人家你，不盖居舍有热炕，不娶婆姨有女人！你这老光棍可是打美咧！”

“说凉话要闪舌头。番成子，俺们熬挣了大半辈子，至这阵还没个家，锅底抹着黑，不明不白，给人家拉个边套……唉——”杨万牛皱眉皱脸地长叹一声，心被戳点得理不清甜酸苦辣。

杨万牛的话，仿佛又触到番成的心事。这个虎彪彪的大后生，也默然了。二十五、六了，还在打光棍，相好了多年的转英子，只等他攒够了彩礼钱就结婚，可这穷山沟子里，狼狐多，石头多，就是缺个钱！他一气抽完一根烟，把烟屁股奔天上一弹，说：

“大伯，你去刨上些山药蛋，俺去寻柴火。”

“点火？不怕狼狐？这几日可是闹得邪！”杨万牛很是犹豫。一点火，狼看得见人，人看不见狼。

“怕甚，看这星宿，就要退呀！”

篝火，哔哔剥剥燃起了……

这梦！杨万牛不慌不忙地翻烤着山药蛋，细想着叶叶的腰身、

眼睛。还不老，她和他都还不算老，还有几年好活哩！甚在啵剥响？拨火的杨树杈着了，喷出两条金黄的小火苗。该买几根杨木窑梁了，叶叶窑儿里总塌土。甚时候帮她把窑梁打起，再抹上一层泥，一层白灰……钱呢？……

黑虎抬起头，瞅瞅星空，满天星宿快退尽了，天快亮了。它又瞅瞅四周，然后把头枕在前爪上，闭上了眼……倏地，它鼻翼微微抽动几下：狼狐？夜风里，夹裹着一丝儿阴森森的腥气儿……狼狐？黑虎一激灵，倦意顿消，它疑惑感地扬起鼻子，在东一股、西一股的风中搜寻，一对圆圆的耳朵紧张竖起，急急地倒换着方向……又一股狼腥气！狼狐！黑虎咬紧牙根，忍着浑身筋肉的抖瑟，霍地站起，悄悄地，没弄出一星儿响动。它想闹清狼在甚方向……

“汪汪汪！”灵醒的老狗缺耳朵头一个大嚎起来。紧接着，花楞也扯开它的粗嗓门嘶哑着疯吼。狗群随即吠叫成一片……

小白狗也闻到一股子毛骨悚然的气味，吓得嗷嗷哀嚎，圪夹起尾巴，一头扎拱到羊肚子底下。

杨万牛惊吓地抬起头，他和番成子正圪蹴在火跟前啃烧山药蛋。

“汪！”头狗黑虎冲炸了窝的狗群大吠。

蓦然，羊群象刀劈般呼啦啦分开，一条狼从高高的地堰顶上扑下来闪进羊群，叼起早就瞅准了的一只羊羔儿，窜到下一块玉茭地里没影了。

花楞离弦箭一般猛撵上去，于是整个狗群狂吠着倾巢出动……

这一切几乎同时发生，仅是一刹那！